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BY RAYMOND G. GETTELL

孫

李

增訂三版

近代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BY
RAYMOND G. GETTELL

陸國香 合 譯
馮和法

孫寒冰 校 訂

上海黎明書局印行

原 序

直到今日,在英文方面還沒有一本完備的單本的政治思想史。雖有許多精湛的著作,但僅討論特殊問題,或祇某一時期。夏甯教授(W. H. Dunning)的三卷大著,是他博學的一種燦爛成績,爲以後從事此種工作的任何著作家,所當取爲根據。然而他的末卷,對於曾發生許多重要運動的過去五十年的各種學說,則未加敘述。他的著作並未追溯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且於美國政治學說的發展,簡直沒有注意。它亦很少理解到過去兩世紀中,經濟學說與政治學說之間的關聯。所以與其說它是述及政治思想之歷史的制度的和學術的背景之發展史,還不如說它是政治文獻的總覽。本書的目

的，即想在相當限度內補救這種缺點。

要想把這樣廣博的範圍，包括在一單卷之中，顯然會引起材料去取及長短適合等各種困難問題。對於許多需要詳加研究的問題，亦祇能作一種精約的敘述。因為這個緣故，遂開列了頗為廣泛的參攷材料。本書中所引的主要材料，包含許多著者的著作，皆依照普通編年的次序，開列在頁末註腳中。關於所列之歷史的傳記的，及批評的次要材料，則附在每章之末。至於當代政治思想，則一因柯克教授 (Francis W. Coker) 有一本關於這題目的專書，要在本叢書（即世紀政治科學叢書）中出版，又因宣甯教授的學生們，準備出一本關於現代政治學說的書，來紀念他們的先師，是以比較簡略。

著者對於世紀政治科學叢書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主編奧格教授 (Frederic A. Ogg)，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陶格刺士教授 (Paul H. Douglas)，奧亥俄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柯克教授，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 彭史教授 (Harry E. Barnes)，及加利福

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同事伊利奧脫先生(W. Y. Elliott)們之有價值的指助,謹表謝意。菲斯克女士(Emma Fisk)曾爲著者校訂許多參攷書,亦併此誌謝。

Raymond G. Gettell

校 完 後

在構成文明實體的各種社會的現象中，政治的組織和活動是最普遍的，最久遠的，最有勢力的和最重要的一種現象。不論政治權力之根據何在，不論政治形式的表現是城市或國家，政治的方法是專制或民主，凡是有人類生存的地方，莫不有某種組織和強制的權力來維持和發展社會的秩序。在最初的時候，人類對於這種組織和權力之性質、起源和發展，是不知不問的，盲從的；但在演進的過程中，因人類理智的啓發和進步，漸漸地感覺到牠們的存在和影響，於是開始運用他們的理智來研究和解釋牠們。

人類政治生活的組織叫做市府或國家的究竟是什麼？人類政治生活之互相的關係是怎樣的？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類，不論他們的皮膚是什麼顏色，信仰什麼宗教，文化程度如何，都有各種類似的政治團體的組織？如果是有的，那麼，這種政治組織的普遍存在的原因是什麼？國家怎樣發生和進化的？治者階級和被治者階級的關係怎樣？治者的權力的根據何在？政府應該怎樣組織？已往和現在有多少種不同的政體？牠們的區別和牠們的優劣點何在？理想的政體是怎樣的？研究和解釋這些問題的結果便形成了各種的政治思想，各派的政治學說。政治思想史便是用歷史的眼光，批判地和科學地陳述政治思想的發生和變遷，窮究牠們對於政治事實的關係和影響。

無論那一個時代的政治思想都和當時的實際的政治情形有密切的關係，反之，無論那一個時代的實際政治也處處受到政治思想的影響。大部份的政治學說的發生，不是爲解釋或袒護當時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權力，便是爲批評或攻擊牠們。試拿國家起源的問題來做個例子。歷來雖有一部份學者是用了客觀的態度，根據了歷史的事實研究國家之真正的起源的，可是大部份的人研究這個問題的目的，并不是在深究國家在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他們往往借了這個題目，杜撰出一個學說來袒護或反對當時的政治權力。其他許多學說的發生，大都也是如此。所以，如果離開了希臘城市國家衰頹時期的紛亂征戰的情形來研究柏拉圖 (Plato) 的共和國 (The Republic) 或亞利斯多德 (Aristotle) 的政治學

(The Politics),便沒有多大意義。但丁(Dante)的君政論(De Monarchia)是歐洲中古時期教會和帝國的衝突,教皇和皇帝的爭雄的產物。莫爾(More)的烏託邦(Utopia),看上去好像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情況的描寫,其實是以英國的農業轉形到牧羊業時期的社會騷動的背景為根據的。浩布思(Hobbes)的君主萬能的極端思想是當時英國的革命和內亂激成功的。洛克(Locke)的民權學說是想為一六八八年到一六八九年的英國的民黨革命辯護。近代的社會主義、獨裁主義,以及多元主義等學說都是客觀的政治狀況的產物。所以我們要研究任何時代的政治思想,任何個人的政治學說不能不明瞭產生那思想和學說的時代的背景。

反之,政治思想也影響到實際政治,其實牠就是促進或改變實際政治的主

要動力。一個時代所應用的政治原理，所採用的政治政策，往往是由當時的學說鼓吹出來的，或由前一個時代的政治思想進化而來的。我們如果不研究洛克和盧梭（Rousseau）的政治思想，便不能澈底明瞭美洲的獨立和法國的大革命的事實。不明瞭馬克斯（Marx）的學說，便不能了解現在俄國的政治實況。不研究分權的學說，怎麼能明瞭美國的憲政？不研究中山先生的學說，又怎麼能洞悉當代中國的政治呢？所以實際政治產生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復影響實際政治，牠們是互為因果的。研究政治思想史不但可以使我們明瞭一種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並且可以使我們找出各時代潛伏於政治變遷和進化背後的種種動因。

研究政治思想史還可以使我們明

白一切思想和制度的相對性。思想和制度既都是環境的產物，爲時地所影響，所束縛，那麼當然沒有一種思想或制度是盡善的或盡惡的。天賦權利和自由主義的學說，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攻擊君主專制，主張限制政府的職權，爲當時許多革命的根據，可算是一種激烈的學說了；但是到了現在，牠反對激進的社會改革，已變爲替特權階級的利益辯護的一種保守的學說了。環境和時代轉移，學說和制度的價值也跟着變更。天下決沒有一種適宜於一切社會，一切時代的絕對的事物；任何學說和制度的價值是比較的，相對的。近年來，我國人對於西洋的各種思想和制度，不問牠們在西洋所以產生，所以成立的原因，不顧中國的國情如何，祇要是新奇的東西，便奉之如神聖，儘量地吸收過來，移植過來，於是今

天提倡議會政治，明天鼓吹共產主義，幾欲把人家的思想和制度，一一取而提倡之，實行之。對於這樣一個思想紛雜，莫知去取的社會，西洋政治思想之史的研究，實爲當今最迫切的工作。

政治思想史對於純粹學術的研究，也有莫大的幫助。人的生命是很短的，研究政治科學的人當然沒有這許多時間把前人的學說和著作都一一取而瀏覽之，但同時，我們對於已往的學說，又不能沒有一個梗概的智識，否則往往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發見了一種學說，在我以爲是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不知人家早已先我言之，這樣豈不是枉費心力，勞而無益嗎？

敘述和分析政治思想之變遷進化的書的名稱很多，如“政治哲學史”（如 Vaugha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ngelmann,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Jeremy Bentham; Coker, 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等), “政治學說史”(如 Dunning,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政治學史”或“政治科學史”(如 Pollock, Histor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J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morale; 等), 和“政治思想史”(如本書的名稱)等。這些書的名稱雖異,但牠們的內容則大體相同。就名稱而論,“政治學史”側重在論學,其範圍當然是最狹,“政治思想史”則非特要說明各時代的各種政治思想,各派政治學說,各個思想家的爲人和他的性格,並且要說明那產生一定的政治思潮的時代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及一般文化的背景,其所包括的範圍最廣。所以關於“政治思想史”的書,不是卷帙太繁,過於冗長,使初學者望之生畏,不敢試讀,便是失之簡約,使初

學者難於領悟。Gettell 教授的這本書雖是長於敘述短於批評但其述理明晰，搜羅宏富，對於最近各種的政治思想，各派的政治學說，幾乎無所不包，實爲一本比較完善的，可讀的書。在國內就我所知道的，已有許多大學採用牠爲教本。陸馮二君費二載的精力，用正確暢達的譯筆把牠翻譯出來，一方面在這金價暴漲的當兒，固然可以節省中國學生許多的錢，但一方面也可以解除中國學生和有志於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史的人，讀英文原書時所發生的文字上的困難。對於目前無書可讀，飢荒萬分的中國學術界，這本譯著未始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孫寒冰

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譯者小言

人類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是有些真理的。人類爲維持生存起見，不得不參加社會生活；而社會生活中彼此間的安甯與秩序，必須有一種力量來維持與調節，這種力量便是政治組織或政治制度。所以人類在各方面不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受政治勢力的支配，都和政治發生關係的。

政治制度不是超然存在的東西，是建立於實際物質基礎之上的；所以一地有一地的政治制度，一代有一代的政治制度。每當社會的物質基礎起了變革的時候，政治制度爲適應新的需要，也必隨之變更。一般人們對於當時政治制度的種種

意見，祇是當時實際社會背景的反映；間有少數的烏托邦的理想，或過去時代的向往，不過被證明為一種幻像而已。

於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發生了重要的意義。人類歷史的演進，不是偶然的事，是受因果律的支配的，換言之，便是史的法則對於社會現象的支配。政治制度亦然，亦是循史的法則而沿進下來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在於說明各時代政治制度與當時實際社會情形的關係，各時代思想家對於政治意見的比較；他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指示政治制度演進的方向，與可能的趨勢，以之來解釋我們今日政治制度的性質，與今後的必然的傾向。思想發生於實際社會情形的啓發，不是憑空而來；有中世紀封建君主的壓迫，才有天賦權利學說的產生；有近代勞資關係的對立，乃有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因之政治學的單獨的研究，不足瞭解政治制度的全部性質，必須縱的方面政治思想史來加以補充。

中國自從解脫傳統的政治概念以來，一般人們對於西洋各學者的政治思想有種種憬憧與模倣；但是直到今日，對於歷代政治思想之變遷，有系

統的敘述的善本，還不多見，尤其是各高級中學及大學教本，更感缺乏。所以，暫時我們便共同翻譯了這一本書。

本書原名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爲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葛退爾(Raymond G. Gettell)精心傑構，全書約四十餘萬言，敘述簡潔，條理清晰，國內外各大學採爲教本者頗衆。我們在十八年春季，得孫寒冰教授的鼓勵，便共同分章開始逐譯。後因校務過繁，以致時續時輟，到這年冬季，初稿才略告完成。其中曾有數章，脫稿後即發表於十九年上季之國立勞動大學週刊。我們以爲政治思想史到盧梭的天賦權利說的興起爲一大階段，研究政治思想史者對於近代部份比較古代部份更當注意；因此，我們便單獨地印行了這部。

這裏我們所當聲明與引爲欣幸的，便是對於孫寒冰教授的感謝。孫先生爲本書精心校訂，又爲介紹出版；所以，本書對於讀者如有少許貢獻，那全爲孫先生之功。

譯者於勞動大學江灣